

魑魅魍魎：喬伊斯夜城中的變形與現形

郭詩裴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喬伊斯曾比喻《尤利西斯》是一部「身體的史詩」。以身體為中心主題書寫的《尤利西斯》，最為畸形的部位莫過於〈瑟喜〉一章。〈瑟喜〉發生的背景是位於都柏林遠離市中心惡名昭彰的紅燈區，〈瑟喜〉一章充斥著各種性別階級權力關係的錯置，使得此章易被賦予巴赫汀嘉年華式翻轉理性思維、顛覆權力中樞的解讀，而嘉年華會中的身體畸形和變形也在夜城隨處可見。然而正如同巴赫汀之後的學者所觀察到，在中世紀嘉年華會十足展現主體能動性的畸形身體，到了十九世紀淪為怪物秀和醫學體系觀賞和觀察的被動客體。立基於這樣的歷史脈絡以及傅柯對權力的論述，本文認為，夜城的畸形身體並非完全是嘉年華式的身體解放，具有踰越日常規範的能動性和不斷變動的開放性，反而為各種權力交錯包覆，權力的作用一來反映在夜城妓院／怪物秀的商業化舞台展演空間，二來反映醫療的檢驗目光。〈瑟喜〉一章的開端就揭幕了包括聾啞、智缺、侏儒等異形，宛如一場十九世紀怪物秀的再現。妓女的身體相似怪物的身體，兩者皆被商品化展示，提供顧客消費式的視覺快感。畸形的身體也反映在妓女的待價而沽的身體，妓女們各種身體部位的畸形如豐臀巨乳，是為迎合男性消費者不同的喜好。權力在畸形身體上的運作，另一方面也顯示在醫療體系對於異常的收編，將自古以來神秘的畸形身體知識化、理性化。〈瑟喜〉表面上演了性別錯置的顛覆，主角布魯姆曝露了性變態的傾向，甚至經歷了如夢境般性別的轉換，然而他被迫解剖、被醫學權威公開檢視宣布他的病癥、病史和病由，布魯姆生理上的雙性身分，必須透過醫學知識和醫療機構的認證，醫學讓畸形身體淪為被檢視和解釋的知識客體。正如同夜城的混亂失序暗中埋伏了警察和士兵等國家機器的權力象徵，〈瑟喜〉中的畸形身體遍布了權力作用施加有形或無形的痕跡，雖然本文對於〈瑟喜〉畸形身體的解讀偏向悲觀，但是喬伊斯「眾聲喧嘩」的語言仍然賦予〈瑟喜〉反抗和踰越的空間。

關鍵字：喬伊斯、畸形身體、詭態、巴赫汀、傅柯、怪物秀、醫療體系